

湖湘

〔明〕李东阳 撰 周賁宾 校点

李东阳集

二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

文库

〔明〕李东阳 撰

周寅宾 校点

李东阳集

二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岳麓书社



湖湘文库
甲编

文稿^①

①杨一清序将李东阳在翰林院时写的《诗稿》、《文稿》称为《前稿》。1984年点校本曾据此称为《文前稿》，今据明正德刻本改称《文稿》。

卷之一 赋

篁墩赋

新安之篁墩，以竹名。黄巢之乱，凡地名黄者，辄不加兵。墩之人更篁为黄，以求免祸，其后因习称为黄墩。墩之程氏，有晋赐太守元谭故第，梁将军忠壮公灵洗，亦以功祀于墩。其裔孙春坊谕德克勤，愤其先世赐第庙食之地，污于七百年之伪姓，乃按据谱册，复其名曰篁墩。予谓其考古之学，反正之功，于斯为大。乃赋其事，以教其宗及其乡之人，使知兹墩之克复旧名者，自谕德君始。其辞曰：

377

旃蒙子退食玉堂，顾怀旧乡。乃阅《禹贡》，观《职方》；考“地志”，披“山经”；检国史，搜家藏。望乔林于蓊郁，吊古迹于苍茫。续梓里之故事，得篁墩之嘉名。彼阜兮孔硕，莽修竹兮丛生。根连卷以纆结，叶竦立兮嵒嵘。物随时而并秀，人与地而俱灵。乃有循吏出晋，功臣在梁。树家声于阀阅，存庙祀于蒸尝。此程氏兮故疆，墩何为兮彼黄？噫嘻悲哉！广明讎妖，冤句兴孽。有唐弗君，黄入其室。东踏齐鲁，南躡吴越。过城为墟，战野成血。殃鱼陂池，斗鼠悲穴。当是时也，玉帛之所不能啖，锋镝之所不能折。解围无外黄之儿，排难无邯郸之杰。惟竖夫兮讳凶，赖故老兮多哲。宁伪姓兮暂蒙，庶疑兵兮不发。图免祸于巽辞，岂甘心于折节。聊假物于音声，遽遗羞于齿颊。山顰凄兮莫展，

竹泪渍兮不灭。贼既死兮墩存，事已往兮名揭。嗤彼躬兮弗遑，奋我肘兮谁掣。慨世俗之无知，苦难湔而易蔑。可胜惜哉！于是操斧钺之权，秉“春秋”之管。刚肠为之寸结，怒发为之双短。慕盗泉之不啜，念朋字之当辩。耻跖树之是依，思召棠之勿剪。岂名姓之足争，实邪正之相舛。泛氛埃于旧域，揭日月于华扁。还赵璧兮秦庭，复王田兮汉版。植纲常于已坠，诛奸雄于既殄。快九世之余仇，回千钧于一挽。怀世忠之遗风，每为恨兮不浅。幸此地之犹逢，怅吾生之既晚。

于时乡之父老，走而相告曰：嗟乎有是哉！物换兮星驰，朝迁兮市移。江山是兮人民非，生纷纷兮死离离。好不识兮恶不知，嗟吾曹兮徒尔为。微太史之为贤，吾侬侬兮谁归。谅靡德兮莫报，匪吾人兮独私。拂莓苔兮古石，扫芜翳兮荒祠。勒铭章兮篆籀，修俎簋兮威仪。既乃命酒酌地，呼山灵而告之。景若表而开明，地若辟而平夷。林柯若起而夭矫，土石若增而崔嵬。瞻虎豹之炳蔚，睹鸾凤之葳蕤。彼鬼魅兮安在，曷沙虫兮足悲。独勋德之未泯，与文章而相辉。

客有好事者，闻而为之歌。歌曰：墩兮簋兮，谁使汝为黄兮。簋兮墩兮，亡吾又使存兮。嗟墩之人兮，勿我谗兮，将以遗我孙兮。

蒙岩赋

宜兴邵翁士忠，居国山之阳。居之北有岩，岩下有泉，观而乐之，有取于《易》之象，因自号曰蒙岩，著志也。其子武库主事贤，请赋其事。乃为之辞曰：

有岩嵒嵒兮，崛起乎国山之南。盘十步以九折兮，与青天而

相参。丛葩杂卉骈植以旁沓兮，忽朝霏而夕岚。下则谿𣶒萃𣶒，左环右匝，奄若复而为龕。幽泉泯泯出其下兮，见微涓之潏潏。窅冥蒙其未出兮，若怀冲而抱惭。渐纾徐以湔湔兮，沸群沔之四沾。或触怪石以回薄兮，曾不少行而又淹。复膏渟而黛蓄兮，漚沦汨滴下注乎清冷之潭。奔腾砰湃势不可以暂止，沿溪入海兮或可舟而可帆。抑孰使之而若此，无乃造化之机缄。

系幽人之好奇兮，构茆竹而成庵。纳微曦于瓮牖兮，闾重檐之戛戛。倚空崖之廓落兮，濯寒流之清濂。曳韦裳与竹杖兮，超逸步而孤探。极俯仰于无垠兮，得大化之一觚。物必晦而为明兮，孰为洪之匪纤。曰微汇其犹若此兮，吾有感于羲皇之占。抱嘉情以独处兮，聊藏贞而养恬。敛华英之外饰兮，信予美之中含。念聪明之未达兮，彼物理其焉能谙。良欲止兮尚静，坎遇险兮犹谦。始寸进以尺积兮，必盈科而后渐。耻旁流之匪正兮，惧污潢之近嫌。择前途得所往兮，奋修程之载兼。渺圣道其犹望洋兮，惧吾力之未堪。夙兴夜寐吾犹未遑兮，敢微功之是贪！纵博观以内省兮，匪游盘之足耽。庶渐渍以自溉兮，詎云物之能咸。惟童蒙之得所养兮，幸余波之可覃。嗟少壮之好修兮，髻余发之毵毵。叹流光之不我留兮，倏邮亭之过骖。德吾使育兮，行吾使果。吾复何求兮，吾将老乎兹岩。

奉诏育材赋有序

成化戊戌春二月，礼部试贡士，得三百五十人。三月策试于廷，既赐第一甲三人进士及第，为翰林修撰、编修。复诏内阁臣，择第二甲以下文之优者为庶吉士，命学士钱唐王公、南昌谢公莅教，事遵旧典也。

谨按：《书》曰“彰厥有常，吉哉”，又曰“庶常吉士”，《诗》曰“蔼蔼王多吉士”。今之所谓庶吉士者，所以储材蓄德，为天下用，古之遗意存焉。盖自高皇帝立法创制义，精虑远出于历代之所不及。及文皇帝二年甲申，诏庶吉士与第一甲曾公荣等二十八人，肄学翰林，而周文襄公忱以自陈在列，皆上所亲择。命学士解公缙莅之，而亲顾问程试，大严赏罚之典。诸公亦感奋激励，多为名臣。若王文端公直、王文安公英、李忠文公时勉以及文襄，文章气节，材猷勋业，卓卓在人耳目。储材之典，于斯为盛。皇上即位十有五年，自甲申至今，凡六策进士、四举吉士之选。是科取人，不减前甲申之数。

某以初科吉士，簪国史，观旧章，而是科复在礼部，滥同校试。今日之事，窃与有荣焉。仰惟朝廷造士之盛心，名臣钜儒育材之休命，贤大夫士遭时之嘉会，此皆足以诏天下，示后世，不可无所撰述，以宣达风教、相励勋业者，作《奉诏育材赋》。其辞曰：

昔在文祖，时维甲申。阖阴辟阳，握乾奠坤。号令雷发，誉髦骏奔。如虎斯风，如龙斯云。乃启玉署开词垣，举甲第收群贤。当是时，峨巨冠拖长绅，彬彬济济者二十有八人。降精灵于四岳，应列宿于高旻。文章焜耀乎宇宙，德泽覃被乎生民。隘唐瀛之浩渺，俯汉阁之嶙峋。盖尝聆故老之余论，而挹前辈之清尘矣。猗欤休哉！若夫世历五朝，国绵六叶。卿云载呈，奎纬重合。礼门廓开，德化旁浹。棘省春试，临轩昼接。搜羽翼于网罗，挽英雄于彀彀。录匭牒于宫墀，阅人文于仕牒。稽盛典之犹存，冀前踪之可躐。乃诏学士二人，往授之业，命之曰：“噫！国重利器，器资良工。靡玉不雕，有金必镕。惟我庶士，厥材孔良。尔职翰苑，文章之宗。彼镕尔型，彼瑕尔砿。为鼎为镛，为圭为琮。献我大

廷，荐我明堂。惟尔之功，尔往其寢哉！”二公受命，百辟倾听。元老在席，群寮交迎。踵沓肩摩，綏辉拔映。同朝肃引领之瞻，载路协弹冠之庆。芄芄乎连茹之征，蔼蔼乎菁莪之咏。自代有科目以来，无若是盛也。

其居则鳌极左峙，鲸波右折。钩陈属道，觚棱对阙。璇台叠云，画栋凝月。风铃语静，露榜花纈。丹芸翠蕙，丛植乎其前；瑶笙皓鹤，缭绕乎其侧。其用则菱笺松墨，天府之藏。玉液琼羞，大官之烹。文缣积笥，楮鏹分滕。粟廩岁继，膏缸夜明。出纳之籍，地官所经。选部胥吏，马曹隶兵。百工什器，庀自冬卿。其书则东观幽经，西昆秘录。宣明鸿都，石渠天禄。孔堂旧壁，汲冢遗竹。牙签矗架，锦带充屋。张华之所未尝见，扬雄之所未能读。其学则上溯羲农，下探邹鲁。五纬错陈，六际咸睹。搜罗二仪，囊括千古。议必根柢，文必绳矩。制诏册命，王言是敷。表志传记，太史所书。论劝惩关名教之大，作歌咏本性情之余。盖将阐百王之礼乐，而恢一代之规模者也。

于是二公乃进诸吉士而海之曰：“子知国之所以待子者乎？此虞之意、周之制也。百僚之有师，而三俊之有士也。吾将考古学，陈旧章；牖明条，揭宏纲；定甲乙，分雌黄。约尔以大义，示尔以周行。尔膏尔车，尔帆尔航。驾圣途之荡荡，泳学海之洋洋。绘日月以为辉，组云霞以为襄。耸廊庙之柱石，补山龙之衣裳。逸享衢以骋步，与往哲而齐光。若乃旅逐群趋，寅入酉出。饔冰为工，画饼为食。纵坚白之崑谈，衒枢蜡之末饰。而或月弄风嘲，笔耕心织。利私书于子弟，糜公帑于朝夕。是岂徒李太白之忧，抑亦负陆敬舆之学也！”于是诸吉士若喜而蹈，若敛而逊，若惕而惊，若起而奋，谨顿首再拜而进曰：“昔者左李嗜学，秘书是求。张寔辞官，不耻为留。我独何人，载歌载游。屹门墙之在望，辱

衡鉴之是收。观泱泱之大荒，登昆仑之崇丘，敢不朝研暮索，上绍旁搜，竭吾才以必骛，及吾仕之未优。绌丝纶之藻思，输药石之忠谋。辅经世之大业，扬对天之宏休。庶吾夙昔之志，可以粗酬也，曷敢负明天子之德，以貽先生之羞哉！”

乃歌曰：巨鳌岑兮彼峰，玉堂起兮丽空。历贝阙兮入紫宫，锵予佩兮墀之东。匪吾皇兮圣明，予曷为兮此逢。姬髦兮商耆，文之渊兮德之藪。瞻为山兮望为斗，大者吾师兮小者吾友。生之逢兮不先以后，矢予心兮终不负。干羽兮两阶，冠裳兮九垓。歌明良兮咏蒸哉，赞帝业兮延鸿釐。念功业兮及时，嗟古人兮我期。皋兮夔兮，吾舍此其安归兮。

对鸥阁赋

对鸥阁者，侍讲学士镜川杨先生继父志而作也。杨之隲，故有阁，家徙而阁亦废。先生之父梅读公，从祖父避地而归，渐复故宅。尝游川上，诵李嘉祐“南风不用蒲葵扇，纱帽闲眠对水鸥”之句。盖其志欲复兹阁，至先生而成焉。东阳从先生官翰林，获观所自为记。又从其弟府丞维贞、编修维立及其子员外郎志仁，闻兹阁始末为详。乃作赋曰：

镜川先生之作对鸥阁也，辟扉其阳，设牖于阴。乾藩坤篱，山带水襟。远则雷峰天井，石楼木阜。锡岭金峨，翠岩雪窦。天童育王，骠骑车厩。四明中空，五马群走。句余五陵之墟，圣公隐仙之居。左盘右纡，莫详其余。近则金硯珠潭，芝山桃浦。北渡南塘，莼湖莲渚。六港两川，十洲三屿。花迷学士之桥，竹暗尚书之墅。奇踪丽迹，不可缕数。于是启扉而入，则飞簾洒地，鸣琅戛空。鳞瓦动目，翬檐挟风。上下轳辘，东西冥濛。藏虚纳

秀，后与川通。开牖而眺，则屏围昼张，澄练秋碧。长林落日，倒影千尺。平田一绿，与望俱极。若乃岸芷洲兰，滩蓼汀蘋。杞柳樛傪而落荫，萼荷的历而敷芬。凫鹭为双，鸕鶿成群。鸢跼跼以如堕，鲋洋洋而若驯。时有白鸥西来，载汎载游。既飘扬以雪舞，忽浩荡而云浮。

先生方对客高咏，览物旁搜。独宿留以延伫，若婴情于彼鸥。客有在席者，起而问曰：“何为其若是也？”先生曰：“噫！此吾先君子之志也，试为子言之。我居杨隲，自宋及元。杰构连薨，有阁崱然。国版更肇，家徙外迁。鞠彼蓬蒿，荡为荒园。百础星落，下沉清渊。先君子尝倦焉于此矣。复芸栖之故地，创梅读之新轩。歌越里之雅调，诵唐人之遗篇。将拂蒲葵而小憩，岸纱帽而闲眠。时度隙景，志赍重泉。彼鸥何心，以岁以年。予乃晨兴暮思，左相右度。木丛嵒嵒，石叠芊确。十稔交阅，七楹并落。幸往志之粗偿，恨九原之莫作。今我与子神游丘壑，放意觴酌。孰怀厥忧，孰享其乐？睹群鸥之在目，增一感于兹阁。”

383

客乃俯而叹曰：“呜呼！起废殊地，悲欢异时。数虽天定，业乃人为。有始必复，靡终弗持。先生实勤，童子何知。然尝闻之矣，谈史绝笔，迁书继成。祐不作相，旦终台衡。故周贵述事，孔称扬名。先公官不及再命，业不过一经。存弓裘之旧物，慨堂构之余情。今先生身历霄汉，步登蓬瀛。文播海宇，望隆公卿。故将修五凤于天阙，庇万厦于苍生。彼美兮一阁，恶足以尽先生之经营也哉！若夫志遂功成，名完身退，行藏有时，俯仰奚累。知倦鸟之终还，念闲鸥之可对。眷斯时之未晚，非此阁其焉赖。盖亦有貽盛业于诸孙，播清风于百代者矣。”

先生曰：“我其图之，子盍为我赋之。”于时簪纓并辉，子弟咸侍。左京兆，右太史；趋郎官，列贡士。弦诵间作，觥筹交驶。

客既醉散，鸥亦翔止。先生独居廓思，方将合万物而一视也。

忠爱祠赋

有序

南昌王公得仁，在汀州历府经历、推官，有惠政。适邓贼作，屡著奇绩，且尽瘁成疾以死。汀人作忠爱祠以飨之。东阳从公之子今翰林学士大韶先生，观碑传诗诵诸作，得公遗事为详，因托客语赋其事。公之先本谢姓，中更变故。学士先生始请于朝而复之。然汀之人犹称公为王侯。今王侯云者，为汀人道也。其词曰：

客有出中朝使南服，諏民风，访邦俗。过临汀之墟，驻龙山之麓。见祠宇之巨丽，睹亭碑之高矗。乃剔藓挥垢，睨立而读之。读未既，有父老数辈，提幼携稚，齏馘榼酒，槃蕉豆荔。踉趋升堂，伛偻伏地。载拜而兴，潜焉出涕。客召而问曰：“尔何为者？”父老曰：“噫！此吾故侯也。壬子之秋，侯来官游。二十八年，自幕登州。忠在社稷，爱流海隅。人亦有言，靡德弗酬。”客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父老曰：“昔者旱魃狂舞，饥民噉暑。余价屡减，巡车继膏。肩我为輶，躯我为劳。慰我苍黄，归我逋逃。民之戴侯，若襁若褓。嬖人肆骄，侯语谔谔。黠卒施虐，侯法岳岳。颓厦木竖，中流砥礪。撼之不可动，麾之不可却。民之赖侯，若堕得綆，若病得药。两造具狱，群辞交拏。侯居其间，左牒右书。微入芒颖，细穷锱铢。讷喙雄吐，冤怀奋摅。民之遇侯，若毙而苏。若乃山谷啸潢池沸，趺蹙魑走魍魉。羽书驰飙，脑血涂地。驿路夜断，空城昼闭。沥洩为饮，煮革为饲。途多饿殍，官有余积。侯发公粟，若启家笥。愚民被胁，从恶如逝。侯谕福祸，若诲子弟。乃翼戎官驱死士，扬义旗操利器。军门一袒，从者如蝟。喊震山裂，雄翻海飏。临阵贾勇，闭帷授计。摧坚夺心，诱降断臂。应

之者竹破，触之者瓦碎。盖将乘胜长驱，克期取质。献馘明堂，铭功金匱。而野鷲外至，营星下坠。九原有知，饮恨而毙。噫嘻悲哉！乾坤茫茫，岁月如驰。我耄我耆，昔侯童儿。或殒戈兵，或亡饑饥。其幸存者，散为流移。我田我庐，我食与衣。朋从戚游，孙怡子嬉。彼活我者，非侯而谁。我不祠侯，而又谁祀哉！”客乃俯而颌、仰而叹曰：“呜呼！孰不民社传舍是迁，孰不冠裳皆素而餐。内积怨府，外生衅端。或瓦石相哗，或簿牒交喧。或面背殊相，或死生异观。故貌定止水，事穷盖棺。忠爱哉王侯，虽千百世其无谖。”于是父老皆歔歔怅望，若有感于斯言也。

有歌于庭者曰：“汀之山兮谁使为岑，汀之水兮谁使为浔。侯之德兮高且深，爱而不见兮伤我心。”又有和者曰：“汀之材兮露为沐，汀之田兮雨为沃。侯之德兮安报嗟，汀之民兮匪伊草木！”客乃重为叹曰：“吾闻谢起江左，德门是望；王出太原，槐阴载堂。人定者天胜，功厚者直偿。培之丰者末则茂，浚之深者流则长。观物理之有数，信侯门之必昌。”归而访之，则侯之子已立于玉堂之上矣。

见南轩赋

若有人兮衡门之下、兰渚之滨，体貌质野，意度清真。植丛菊兮十株，抚孤桐兮五弦。朝咏“结庐”诗，暮诵“归来”篇，盖慕陶靖节之为人也。

遗世绝俗，自称为葛天氏之民。尔其傲睨江湖，逶迤冈阪。倚秋旻而长啸，惊落景之方短。藜杖纡徐其却立，芒屨逍遥其未反。登西丘而左顾，涉东皋而右盼。时宿留以延伫，忽南山之在眼。澹秋色兮将夕，思美人兮何极。瞻孤云兮归来，与飞鸟兮俱

息。慨岁华之迟暮，及草木之萧瑟。寄缅怀于太古，聊一感于山色。方其嵒岩嵒嵒，如斗如却；驰张廓翕，如揖如拱。飘扬兮如骤，偃蹇兮如立。倏敛藏兮既定，渺不知其所入。

当予之始遇也，伉伉皇皇。心志交驰，四顾徬徨。不暇走趋，俯仰之间，万景毕露。披襟一笑，倾盖如故。神之既交，昏昏冥冥。一尘不干，彼此志形。太空寥寥，何物非假。随所寓托，物无不可。盖于是不知山之为山，我之为我也。

夫物有化机，相为终始。情感气应，谁之所使。出于自然，乃见真尔。锦彩之炫烂，适足以瞽吾之目。笙簧之聒杂，适足以聩吾之耳。故达人之放浪，独钟情于山水。而乐水者之动荡，又不如乐山者之静而止也。

呜呼！南山之闲闲兮，繄我之乐不可以言传。南山之默默兮，繄我之乐不可以意识。彼逆旅之相遭，岂茫茫其求索。惟物我之无间，始忘情于声色。盍反观乎吾身，快天地之充塞。彼南山兮何事，仅乃胸中之一物。

拟恨赋有序

予少读江淹、李白所作《恨赋》，爱其为辞，而怪所为恨多闺情阁怨。其大者不过兴亡之恒运、成败之常事而已，是何感于情，亦奚以恨为哉！中岁以来，更涉世故，记忆旧闻，忠臣孝子，奇勋盛事，或方值几会，遽成摧毁。失之毫厘，而终身旷世不可复得，至令人吞声搥腕而不能已！圣贤不言恨，然情在天下而不为私，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，虽以为恨可也。乃效江、李体，反其为情以写抑郁，而卒归于正。知我罪我，皆有所不避云。其词曰：

仰视大块，流观古今。抚陈编之磨灭，悲往迹之消沉。或事

机之幸会，或祸败之相寻。感志士之涕泪，伤善人之聋瘖。若乃国士报怨，吞炭漆身；遗恨饮器，潜身水滨。部马为之惊跼，贼徒为之崩奔。奋仇衣于一剑，陨怨血于千春。威横强秦，怨深邻国。壮士夜奋，神椎昼击。山岳为之增气，天地为之变色。误失手于副车，仅逃形于大索。陈寔秉政，誓清浊乱。推席定谋，露章请断。机事暗泄，禁军坐畔。塞宇宙于烟氛，堕衣冠于涂炭。昭烈继绝，武侯托孤。勇复汉祚，雄吞魏都。陈二《表》之宏略，运八阵之奇谟。忽将星之沦落，悲帝业之榛芜。武庙将建，唐社几屋。跃少海之潜龙，返虞渊之日毂。二竖伏法，五王就戮。功甫收于药笼，祸终流于机肉，建中失母，感慨天衷。顾衮衣与玉食，嗟欲养而无从。误承欢于别辇，翻饮怒于深宫。冀百欺于一得，意忍恻而长终。金人滑夏，岳侯奋矛。复中原于破竹，誓决策于焚舟。神褫奸魄，天遗国仇。痛长城之自坏，委社稷于洪流。敌骑南驱，江沙夜驻。苦兵力之不支，幸潮来之有处。海若助虐，坤灵失据。岂二仪之翻覆，莽万物之非故。

已矣乎！江山改兮人民非，白日暗兮阴风凄。时不可乎再得，叹浮生兮曷归。骇余声于壁碎，伫灭景于云飞。事难成而易败，世寡合而多违。矢修正以俟命，孰利钝之可期。庶人定以天胜，终斡旋于化机。

鹄赋

爰有灵鸟，集于中林。修尾长喙，玄衣素襟。皦皦奇质，冷冷警心。我有嘉辰，怀此好音。若夫飞薨峻阁，绣闥雕楹，旭日初照，纤飙不生。茂树芳洁，繁阴翳清。忽促刺以双透，欻璵璠而迅征。刷凝鲜之委羽，写宛转之幽情。纷众啁以争坠，屡驯飞

而不惊。晴雪冲腾其下上，闲华匝地而纵横。尔其乍东乍西，倏近倏远，栖初危而不定，去未极而中返。或周旋其却顾，或撇捷其将转。方小伫于中庭，误迟归于别馆。曳余音于未绝，袅柔条之半绾。若乃玉关迁客，金屋佳人，淹沉幽圉之士，杂遝高轩之宾。托春心于锦字，迓曙色于雕轮。听泥金之小勅，拥织翠之重茵。晓桃惊梦，春山罢顰，莫不穷途拭泪，幽谷生春。或擎杯以酌地，或倒屣而迎门。嗤村鷓于牖户，怪野鷗于水尘。不利俗以投好，徒增疑而召嗔。试比物以引类，信兹禽之足珍。

乃有上苑虞人，五陵年少，挟孤弹于怀中，探危巢于木杪。智藏乎其无形，祸出其所不料。岂百金之足图？曾不满乎一笑。物固有所偏工，意固有所独适。故知来岁之风，不能茝一卵于终日。报罗帙之喜，不能解双颜于漆室。彼世态之无常，徒因之而太息！复有梁州金印，月浦银桥，羨崔梁之窈窕，骇鲁木之翔翱。信恍惚而莫究，徒夸浮而可嘲。吾将使茂先卷舌而却走，成式遁辞而先逃。见天机之流转，知造物之非雕。坐观物以自适，聊寄情乎离骚。

翰林同年会赋

御水分堤，仙家近阙。支当作噩之年，节应嘉平之月。旭日昫其载阳，飘风为之不发。于磐是渐，鸿衍衍以来仪；出谷斯迁，木丁丁而可伐。乃有西江三凤，东海二龙，壶岭交撑乎日观，台城独曜于霞峰。河马既呈，蒙蜀锦而为饰；扬金在贡，囊楚璞以相从。叶数应于方州，地灵斯孕；历星躔于岁纪，天运重逢。慨夫甲第同曹，词林诸彦，角百步于杨穿，泝层霄于鹗荐。陟唐瀛之峻，引房、杜而齐登；擷宋榜之华，与苏、曾而并选。蓝袍映

采，游怜花底之江；宝炬联辉，归识柳边之院。

是日也，或监或史，载笑载歌。烂云笺之丽藻，滢月晕之微波。耳听流焱，声破遏云之管；心驰急景，光回驻日之戈。弛我道于息游，或知所止；任吾生之俯仰，遑恤其他。若乃麟阁遗风，虎头妙手，假物像以相求，托丰仪于不朽。夸竞茂于松杉，愧先衰乎蒲柳。名高君实，争取验于儿童；病瘦休文，不自辩夫谁某。情因礼致，貌岂心违。谅金石之可断，陋蓬麻之是依。交可绝于嵇书，盖云有激；知不逢于鲍叔，生也何归。乐以忘忧，幸保无荒之戒；敬之终吉，宁遭不速之讥。非徒毕一日之欢，抑以定平生之籍。

诚哉宾主之二难，允矣见闻之三益。畴能争滕、薛之崇卑，安忍视秦、越之肥瘠。吾宁不负，期挂剑以相酬；世独何心，乃弯弓而共射。复有芝兰美德，药石箴言。信荣辱之相丽，匪升沉之足论。骨肉怀深，念东西于离合；勋名道远，竞分寸于晨昏。报以琼瑶，既可示交期之永好；写之琬琰，终当与世讲而俱存。

烧丹灶赋

寿封庶子徐公八十

龙集载戊，星杓指申。玉濯荐爽，金飙汎尘。南州封君，当弧悬之旦、绡梦之辰。翠织葱龙乎雾牖，瑶环杂遯乎云茵。野馈庭筐，山藏海珍。鸠杖主进，错然而前陈。

有一羽客，霓裳绣裾。其容徐徐，其步忸忸。手𢇛一器，委诸坐隅。封君曰：“此物奚形？而焉取名，胡为而至于吾庭也？”客曰：“昔者燧人钻火，神农制药，轩辕铸器，工倕操作。是掇是斫，爰究爰敷。乃采青邱之黝，购鸡山之麓；掘海隅之赭，糜葱葢之堊；渍赭闻之涅，罔上申之硌。探石髓于神峰，浞盎浆于帝

室。撷玉荣于崧山，捣沙砾于卢莫。眇穷硃磔，巨撮碌璇。旒埴陶垠，掞埤燦璞。轮旋蚁磨，甍拄鳌足。外隆内霏，下承上覆。其形则非黼非黻，不甗不飗。匪灏以涂，匪黠以黜。旁庖为崇，直塚为表。弗薛而髻，弗窳而庖。羶不洩于羊羹，膏不沾于彘腊。易牙之所不能用，欧冶之所不得取。奥藏乎广成之室，神授乎安期之手。吾侪敢私持以为寿。”封君曰：“灶则然矣，何名为丹。其方孰传，效孰与宣。操以祝我，又安用焉？”客曰：“其用则炼日煮月，纳坤藏乾；妙夺物性，潜移化权。其物则姹女婴儿，皓虎苍龙。侪分耦合，会乎其中。其法则渗之以离坎，养之以屯蒙；液华池以为浆，闭丸泥以为封。羯火为之销怪，山夔为之敛踪。乃酌圜丘之赤泉，咀沔途之栾木。圭霞实以为飧，匕神楼以为服。盖有翼灵氛于两肘，睫倒景于双矚。摩铜狄于城门，算瑶筹于海屋者矣。”

封君輶然而笑曰：“有是哉！惟厥有始，赋形受气。五行为经，三事为利。调齐为饮，炁炙为饲。膏液刀匕，针磨砭熨。攻邪为防，辅正为卫。有一缺者，是谓弗备。若夫鹤算龟龄，庞眉骀背，不穷而瘥，不色而瘁。固有幽冥握其机衡，冲漠司其割制者也。吾将以大块为鼎，元气为炉，阴阳为水火，寒暑为朝晡。作息为抽添之候，弛张为合辟之符。咀仁义以为华，嚙道德以为腴。乐余生以自适，听吾命之所如。谅兹物之足珍，与斯言之匪诬。亦聊以资张华之物博，助邹衍之谈余。岂奇货之务宝，眷高情之是于。”望宾阶而再拜，韞我楮而藏诸。客亦起而拜曰：“不腆敝物，以实华宇。公既受祝，亦复受祜。愿公眉寿，永锡纯嘏。维百千禩，为丹灶主。”